

“请问，适合3岁孩子读的书在哪儿？”体验式书店——北京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一位母亲正向穿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咨询。

“在婴幼儿和早教区，有适合的。”顺着工作人员所指的方向看去，是一片或按出版社、或按主题、或按印刷情况等分类的大区域。这位妈妈犹疑了一会儿，走向接力出版社的陈列架。面对琳琅的书目，若无明确目标，想从中选出一本适合3岁孩子阅读的书，并不容易。

“选书难”是近年来促使“分级阅读”呼声渐高的理由之一，也是中文分级阅读相关机构和专家正在研究和解决的事情——为孩子有效率地选到合适的书，让孩子爱上阅读。

## 中文分级阅读： 如何给孩子“最适合”的文字？

□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江西省峡江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玉峡”图书巡展活动，经过精心挑选的6000多个品种的5万多册图书在各街道社区巡回展出。图为几名小孩正在书展上认真看书。

曾双全、张晶/人民图片

### 分级有无必要之争

究竟什么是分级阅读？一直希望从学理层面推动中国少儿分级阅读的儿童阅读专家王林博士的解释是：“按照少年儿童的年龄和阅读能力，提供适合的、科学的读物。其核心理念是让少儿学会和喜欢阅读。”

虽然分级阅读呼声渐高，但争议随之而来：有无必要之争，标准制定之争……

不赞同童书分级者有之，“孩子理解能力就是天然的阅读过滤器，是天然的分级能手，不需要再依靠外部力量去对童书进行分级。”

对此，王林的观点是：并非孩子“浸泡”在书里就会阅读，而是需要引导。引导会提高阅读效率，会促进孩子阅读能力的发展，分级阅读起到的正是引导作用。

“牛不喝水强按头”，看重阅读价值但不知道从何着手的老师、家长并不少见。”这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二小语文老师杜斐的“阅读”教学体会。正因这样，在她看来，实行分级阅读“很有必要”。“由于孩子年龄不同、认知能力以及阅读能力有别，分级阅读对于没有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经验的老师、家长来说，具有参考价值。”杜斐说。

反对者中，有一种声音是“阅读是个人体验，标准化反而会扼杀孩子的阅读积极性”。对此，做过多年童书编辑的北大出版社编辑于铁红并不赞同：“确实有一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范围超出同龄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完全可以在分级阅读书目之外选择更多自己喜欢的读物。分级阅读对他们来说不仅不会扼杀其积极性，反而会有一种自由和领先的快乐。对于多数孩子甚至他们的家长来说，为他们确定一些适合其阅读能力的范围和内容，利大于弊。”

“利大于弊”体现的正是分级阅读讨论的基本背景——“个别”和“一般”。“标准是借鉴性的，并非强制性。分级阅读的出发点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用经济快速的方式学会阅读。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孩子的阅读能力较强，但分级阅读针对的是大多数。”王林说。

### 摸索中前行的分级阅读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图书市场上针对少儿的图书多达15.28万种，面对浩瀚的书目，“选书难”是不少家长面临的困扰。推荐少年儿童阅读书单自媒体遍地开花，从侧面反映了“困扰”并非个例。

其实，国内推动少儿分级阅读的探索早已开始。2008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立，针对3至18岁青少年的阅读现状，提出了分级阅读理念——“什么年级读什么书、什么年龄读什么书”，并完成获得国家版权保护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等研究成果。

2009年，专业从事青少年读物出版的接力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邀请国内儿童文学、童书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加盟，并推出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

除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一些专家、学者也加入了研究和推

动分级阅读的行列，王林便是其中之一。2008年他开始关注分级阅读，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中国儿童分级阅读论坛。目前，王林正在申请一个和分级阅读有关的科研项目——“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的研究与实践”，“希望能集合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把分级阅读这个事情做起来”。

各方推动下，少儿图书市场的分级阅读已进入实践阶段。“打开当当、京东等网站的少儿图书首页可以看到，专业、非专业出版社的少儿图书不少都会标明读者年龄段。”在于铁红看来，这种分级阅读雏形出现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引进版童书在我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小，而国外童书具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这对国内出版社分级阅读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二是国内孩子家长对分级阅读有需求。”

### 建立评估体系难在哪儿

即使各方都在为分级阅读的探讨和实践添砖加瓦，但为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却一直未能出台。“推出中文分级阅读标准，首先需要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支撑，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基于这些因素，要推出一个科学的、能被认可的分级阅读标准难度很大。此外，分级阅读涉及到心理学、语言学、儿童文学等多个学科，但这些领域的相关基础研究还相对薄弱。”王林说。

如何为学生选书，作为一线语文老师，杜斐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少儿的阅读带有很强的个体特征，她就常被学生“牵着鼻子”走。这也正是建立阅读评估体系面临的难题——如何评估读者的阅读能力。

在我国目前的少儿图书市场上，可见到的多以年龄为分级标准。“单纯以年龄来分级过于简单”是从事分级阅读研究相关专家的共识，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级，却仍在讨论阶段。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引导。这被视为儿童分级阅读的方向，但其并未对“分级制”提出更详细的方案。

在讨论建立分级阅读标准的过程中，“借鉴”是一个高频词。因为欧美对儿童分级阅读的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也有一些为大家熟知的成熟评估体系。比如欧美广泛采用的蓝思分级法，它有一套阅读水准的测评系统，包括对于词汇等的考核。

由于中外语言的差异，并不能“简单移植”和照搬国外体系，中国的分级阅读体系要基于中文的研究——这也是业内共识。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江苏书展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全民阅读办共同发布《中国分级阅读苏州宣言》，倡导“全民阅读，儿童优先；儿童阅读，科学引领；分级标准，合力打造”。“合力打造”可谓要义所在。

“在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分级阅读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商业角度探讨和基于纯粹的教育目的来探讨，二者并不完全一样。在中文分级阅读评估体系的制定方面需要更为慎重，也需要多学科的专家来参与。”王林说。

任何一套评估体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旦一个标准确定，不变化住成为它健康实施的阻碍。要把带有时代特点的、更新的、更优秀的内容不断补充进去，这样才可能使孩子的思维像流动的清泉一样活跃。”于铁红说。

## 少儿阅读需分级引导

□ 熊建

日前，在第七届江苏书展上，江浙沪京全民阅读办共同发布《中国分级阅读苏州宣言》，倡导“全民阅读，儿童优先；儿童阅读，科学引领；分级标准，合力打造”。

这个宣言非常好，很接地气。子女教育是每个家庭的重头戏，其中阅读又被大部分家长所看重。恐怕没有哪个爸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时不时地捧本书看、反而希望孩子成天玩手机。所谓耕读传家，阅读是要代代相承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汉书·韦贤传》记载，西汉丞相韦贤教子有方，4个儿子都挺有出息，尤其是少子韦玄成，后来以才华及为人位至丞相，自此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如果在儿童阶段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爱好，那么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但若没有基于儿童成长规律的科学思想、技术和方法加以指导，那么儿童阅读就会迷失方向。

也就是说一开始，家长、社会乃至政府必须引导好，为孩子供书、供好书；帮孩子选书、选好书。这里说的好书，是指适合儿童的书，而且是适合不同性格、不同禀赋的儿童的书，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书。

因此，分级阅读很有必要。分级阅读主要是针对儿童不同年龄段身体、智力、知识和状态提出的概念，是因材施教在阅读中的体现，直观上看，就是一份不断变动的书单。

那么，这份动态书单应该遵循什么标准？由谁来确定？怎么确定？

首先，分级阅读的标准，不是一家所能定下来的，需要各方合力。从供给侧来说，教育出版界首当其冲，需要根据少儿不同发展阶段出版不同类型的文本。

过去我们不太看重少儿阅读的分级问题，3岁和6岁的都看《百家姓》，5岁和8岁的都看《三字经》。事实上，实证研究显

示，一个孩子在6岁和7岁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偏好以及阅读需求。所以，0到3岁该看什么，4到7岁该看什么，都需要研究。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划定一个大体的范围、方向。这一块，国外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内需要加快赶上。在网上也有不少儿童分级阅读的导文章，微信上一些教育类公号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失之于零散，并且不够权威。

其次，分级阅读当前主要是由家庭、学校来实施的，而家长、老师在推荐书目时，多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工作中的实践，所选内容可能不是孩子最感兴趣的。如果说有一种冷，叫做“我妈妈觉得我冷”，那么就有一种书，叫做“我妈妈觉得我爱看的书”。

这其中有一个热点话题，多年来争论不休，就是少儿读经的问题，小小少年，懵懵懂懂地读着《大学》《中庸》，好不好呢？

从分级阅读建立标准的角度来看，是好是坏，起码有个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不过，如果都去读经，那就不用讨论分级的问题了，反正古代经典够读的了。

古籍经典完全可以作为儿童阅读的一部分内容，但还需要作出更细致的安排。也就是说，分级阅读不光是动态的，还得是系统性的。毕竟所谓的经书，当初写作的时候，并不是针对少年儿童的，并没有考虑孩子的内心需求。诚然，可以让一部分早慧的孩子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但是对于对此不感冒的孩子来说，读经就是浪费时间，还是得需要各种阅读文本配合着来。

综上所述，少儿分级阅读目前缺乏一个简明易行、可得性高的标准，而在建立这个标准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考虑，一个是基于少儿成长阶段的动态变化，一个是不同文本的系统配合。如果能实现这一纵一横两方面要求，那么可以说少儿分级阅读标准的框架就搭起来了。



与其用效率不高的“满堂灌”方法授课，倒不如让学生学会在“玩”中学汉语。

图为沈文（右二）正在兴致勃勃地画纸鸢。

## “玩”中学汉语

□ 张达文/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泰国的天气，那便是“热”。如果用一个短语来描述泰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我想用“非常热”再贴切不过了。这也是我在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时感触最深的一点。

2016年5月，怀揣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梦想，我来到了泰国曼谷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开启了一段至今令我难忘的时光。

“张老师，你会中国功夫吗？”“书法中的这一笔是不是叫捺？”“中国的烤鸭好吃吗？”“中医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好？”……在曼松德大学中文专业大二二年级的写作课上，学生围在我身边问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

孔子学院的课堂气氛一直都很活跃，许多学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爱提问题，积极性很高。相比死记硬背式的读书方式，这些学生更喜欢动手去“玩”。爱玩是他们的天性，那么如何让学生们在“玩”中学汉语，让他们觉

得学习汉语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就成了我后来备课的重点。

其实，让我下决心开启“玩中学汉语”的课堂模式来源于一个叫沈文的泰国学生。沈文是我们班里一个很安静的男孩，平时不爱说话，每次上课都会很认真地做笔记，但是一到写作小测验，成绩却不太理想。

有一次，我找他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个人兴趣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中国老师只会讲干巴巴的汉语基础知识，他学起来就会觉得枯燥。

因材施教的想法当时在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来，我想与其用效率不高的“满堂灌”方法授课，倒不如让他们学会在“玩”中学汉语。后来我带他们一起拿画笔在风筝上画他们眼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参与其中，会让他们造个句子来检验其汉语词汇储备。不一会儿，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蜿蜒盘旋的万里

长城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同学们一起拿着画好的风筝在操场上飞奔、嬉戏。我注意到平时不爱笑的沈文在活动中也笑得很开心。当然，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们了解风筝文化，更重要的是我在教给学生一种学习汉语的方法。在批改作文时，许多同学都表达了对“玩中学汉语”的喜悦。更让我欣喜的是，沈文的文章里不但加入了新学的词汇，语句也比以前通顺了。再后来，曼松德孔子学院只要举办文化活动，我带的学生们就会主动参加，并写一篇文章给我看。

其实，在曼松德孔子学院任教的1年中，我所教授的学生里既有牙牙学语的幼儿，也有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还有立志去中国留学的大学生和已经六七十岁的本土教师。我看到了他们学习汉语的执着，也感受到了他们想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每当下课时，幼儿园的孩子双手合十对我道谢，每当听到周六有老师要从外府坐火车、倒天铁、再换摩的赶来孔子学院参加汉语培训时，我便会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依稀记得离任时的场景，当收到学生送给我的小礼物和祝福时，那份依依不舍的感动。这一年的教学经历鼓励着我，也让我坚定了未来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信念。（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汉语教师志愿者）